

珍惜纯真岁月 让友谊地久天长

南建林（结71班）



南建林，山西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学士（1992）、硕士（1994），1994年进入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2009年获得同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结构分会理事、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预应力专业委员会和建筑维护与改造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混凝土结构理论的研究和工程应用，主编或参编多本国家及行业标准，发表论文40余篇。

望着这张没有任何修饰的照片，眼光不自觉地开始搜寻，仿佛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着太多需要去读取的美好记忆。安静、清纯的一方水土，有了我们结71班同学的相聚。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你们是否安好？

五年的大学生活是丰富的，在每天早早去占座位的课堂上、在自习教室里、在宿舍熄灯后的空中卧谈会中、在骑着破旧自行车逛北京城和登八达岭的路上、在89年春夏炽热奔放的行进中、在野三坡、十渡、妙峰山、鹫峰……处处留下了激情岁月的痕迹。冯军的真实和睿智、康凯与王彦的热心和幽默、昌日的豪爽和义气、小厚的直爽和聪明，各位室友无不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417室“港客”演绎的谭咏麟和“谭头”的翩翩舞姿、418室“朱朱”和“小忙”的浓重浙语鄂音、419室“蝈蝈”的音乐天赋和“八根”对古典音乐的痴迷……这些绰号背后能勾起多少有趣的回忆？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令我们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与深深的陶醉。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诉说了我们青涩的爱恋之情，写意了我们求学的任重道远，描绘出我们历经的浓重风情。记得香港成功商人陈玉书的“商旅生涯不是梦”曾经是富有商业头脑的冯军的床头读物，有句话说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在校园里学习思考和毕业后的创业磨练，终于脱茧化蝶，亲手创立的华旗资讯已经成为了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仍在本专业耕耘的同学们凭借在清华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也都在各大院、房产公司等单位挑起重担，秉承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不断塑造着建筑精品。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在走/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不苍惶的眼等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的斜/人和人互相在街上道再见/你说你清纯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转过年轻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听着这首《青春无悔》，眼光停留在班级毕业合影中劲松和黄宇紧挨在一起，还有同一排的泽伟，想起23号楼宿舍里经常聚在一起的那几把吉他和一帮富有才情的懵懂少年聚在一起的自由宣泄。从李宗盛到童安格，从齐秦到姜育恒，无论是吉他伴奏下单声吟唱那些抒情小调，抑或一帮兄弟聚在一起扯着嗓子吼崔健的摇滚歌曲，都给倾情演唱者和倾听者带来多少难以忘怀的欢乐。记不清哪位同学还特地录下了毕业前的一场自由音乐会，在2007年9月结71班聚会时东晖班长特别刻制了珍藏版CD，这大概是大家所听过的最原生态的音乐了。

命中注定有缘相聚，我和林振中、张林杰的名字都有共同的“林”，这个字经常将我们三人捆在了一起，尤其是在热闹的“敲三家”中所向披靡，展现出高度的默契和专业水准。可惜毕业后“三林公司”成员分布在三地，始终没有组建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作为我们这个班级的家长，第一任班主任陈茂盛老师和最后一任班主任石裕翔老师大概是印象最深的了，石老师曾教我们单厂设计这门课，她既是老师，更像是和蔼可亲的一位母亲，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她的每一个孩子，帮大家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我相信她亲切的笑容和声音已经深深印在每位同学的脑海中。五年的同窗生活，在老师的培育下，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更收获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真挚纯洁的友谊。

很喜欢惜缘这两个字。人与人相识是多么的不容易，如若有缘相处更是极其珍贵。毕业前有一张合影，结71同学穿着的白色T恤衫上印着不同花色的三张扑克牌“J”“7”“A”，这件极具创意的T恤衫和“结71”这三个字相信会永远留在这个集体每个人的心中而且永远让我们感到那种真诚、质朴的情谊。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当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创造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体味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品尝人生的苦、辣、酸、甜之后才发觉：让我们最难以忘怀和割舍不掉的依旧是那份师生情、同学情。这份情谊像二十年前酿就的美酒，纯香醉人；如同当年反复唱过的歌曲，悠远而回味无穷。多少欢笑、多少故事、多少校园里的往事间或出现在你我的梦

里，分手时的相互嘱托，站台上的挥手告别也常闪现在我们眼前，耳旁再次响起校园时喜欢用口琴吹奏的那段老歌：“老朋友怎能忘掉过去的好时光/老朋友怎能忘掉过去的好时光/友谊万岁/朋友/友谊万岁/举杯痛饮/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相信读过这句话的人心中都会生出几许暖意，像是祝福，又像是对所爱之人的一声温和的叮咛。亲爱的同学们，青春初识的感动令人怀念，时光沉淀的故事扰动情怀，锦上添花的奋斗一路同歌。以“珍惜纯真岁月，让友谊地久天长”与大家共勉，祝我们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健康幸福，祝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之旅永远充满阳光。☑

吃在清华

吴松青（水资7）



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刚入大学还在长身体的年轻学生，虽然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对于“民以食为天”这句俗语感觉还是特别强烈的。

可能是从小在穷乡僻壤长大，我对能不能吃饱、能不能吃好特别在

吴松青，江西人，清华大学工学学士（1992），现任职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意，作为一个年轻人，真是太低级趣味了，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到清华报到的第一天中午，肚子咕咕叫了，我从13号楼宿舍出来，问了一下同学，就去食堂（后来知道它是所谓的教工食堂）打饭。呵，果然不同凡响，大学的食堂居然有两层！看到一层排队的人较多，我就上了二层，菜真香，我要了份鱼香肉丝，要8毛！我中学食堂最贵的菜才2毛，这给了我个下马威，看来京城居之不易也。不过话说回来，那个鱼香肉丝味道真好，25年过去了，印象还是那么深。

随着对校园的熟悉，清华食堂的分布情况及各自的特色也基本摸清了。清华食堂确实多，当时已经编到10号了，不久在我们系宿舍楼的后面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许蔚（环72）



盖了14食堂，还有清真食堂、运动员专用食堂等。在清华，吃饭很方便，选择也很多。14食堂早餐的油饼深受同学们欢迎，不像其它食堂的油饼那么硬、那么干，而是非常柔软、清香而有嚼头。10食堂率先推出流水线式的快餐服务，吃饭不用带碗筷，很方便，因而就餐人员也最多。7食堂常年有炒辣椒卖，对于很多无辣饭不香的同学来说，真是福音。运动员专用食堂只向参加学校运动队的同学开放，我班有个校武术队的，学校有额外的伙食补助，听说该食堂多卖些牛肉、羊肉之类高营养的食物，以便为进行大量运动的同学提供足够的能量，我等只好望洋兴叹。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食堂的菜以每份3、4毛居多，8毛的是小炒。米饭只要饭票不需要钱，学校每月给每个男生发30斤粮票，女生好像是28斤，用粮票到后勤处就可换到等额的饭票，大多数同学都够吃，甚至还有节余。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为主的阶段，在哪里吃饭都要粮票，粮票是受计划控制的重要票证，几乎可以当钱

用。于是一些有经商头脑的人就到大学生宿舍里用袜子、牙刷等日用品换同学们节余的粮票。有些个子高大的同学居然常有粮票节余，而我这个个子不高的人，却几乎从来没有

多余的粮票换东西，小遗憾。

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开学时常会带来各自家乡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分享。我来自江西，自小好吃辣，所以对辣椒有特别的兴趣。记得四川和湖南的同学总会带来独特风味的辣椒，四川同学的辣椒是朝天椒，奇辣无比，连我都只能吃一点点；湖南同学的辣椒味道鲜美、辣度适中，极受大家喜爱。湖南的同学已在美国定居多年，我估计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故乡美味的辣椒，特别是他妈妈做的剁辣椒。家在通化的同学曾带来当地特产——通化葡萄酒，连我这种不爱喝酒的人都觉得非常甜美。工作后，我再找到这种酒，味道却总比不上当年。

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清华园里只有一个小饭馆，但非常有名，那就是“大学生之家”。错过了食堂吃饭时间的同学，就只有到这里解决问题了。虽然它也卖炒菜，但我只对它一天到晚都提供的物美价廉的馅饼念念不忘。那馅饼，肉多而不油腻，香软而不黏糊，非常解馋。毕业后我在其

他地方也发现有叫做北京馅饼的食物，但无论是用料还是色香味都完全不同。前几年我有次返校，想再尝尝它，可找了半天，发现“大学生之家”都已荡然无存了，更谈何馅饼。

大三的时候，有次我踢足球不小心摔伤了左手，骨折，上了石膏用绷带挂在胸前，只有右手能活动，打饭不方便，同宿舍的白城来的同学主动帮我打了一个多月饭。他是吃馒头的北方人，和我这个吃米饭的南方人口味完全不同，真难为他帮我选菜打饭那么久，每天可是三餐哟！要知道，当时经常有同学自己都来不及吃早餐就去上课了。该同学现在中科院做研究工作，几乎是我班唯一从事科研的人，在高度市场经济导向的今天，能潜心做科研的人实在难得，只有他还在坚持不懈地追求我们大多数人小时候的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有时周末，我也到北京其他大学的高中同学处玩，在他们食堂吃过饭，印象中没有一家比清华大学的食堂好。食堂办得好只是清华办学的一个缩影，见微知著，清华在哪方面不是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前列？！毕业后，常有人问我，清华与其他大学比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差别是，清华是真正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的学校，处处体现出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尊重学生的办学理念，让每一个学生良好的校园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养成自重自爱、自强不息的世界观，走向社会后能铁肩担道义，汗水建功业，因为你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清华人！



许蔚，北京人，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学位（1992），曾任中国外交部行政司副处长，现任中国外交部行政司处长。

你的爱在我胸口，每个梦如此温柔
走过的岁月，风雨岁月
把你放在我心头，懂得你欢乐忧愁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
我的爱为你保留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在这首优美、深情的《我的深情为你守候》的歌声里，流动着母校对学子的殷殷深情，更表达出学子对母校、对祖国的炙热情怀。是的，为母校、为祖国，我们宁愿付出我们的所有……

我是幸运的，自小就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三岁半就开始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小学在少年宫合唱团担任领唱；中学进入金帆合唱团，也一直担

任领唱。我不断接受着音乐的熏陶，沉醉于美妙的声乐艺术。

因为对歌唱艺术的爱好，我又与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高三那年，北大附中的肖泓师兄将我带到清华园。在位于大礼堂东面的老音乐室，我为文艺社团合唱队的艺术指导许有美老师唱了两首作品，一首民歌唱法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另一首用美声唱法来演绎的《我爱你，中国》。从她欣喜的目光中，我知道她已被我动情的歌唱深深地打动……

1987年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跟当时的清华文艺社团赴张家口、兰州等地进行社会实践和慰问演出。我担任节目主持，参加了合唱领唱、独唱、对唱和联唱等节目。这次活动我深刻感受到清华学子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也为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此后，作为清华第一批文艺特长生，我顺利进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就读。

5年的大学生生活里，开头和结尾两年我是和环七班的同学住在一起，中间三年则是在文艺社团集中班度过的。因此，在清华我拥有了两个幸福、温暖的大家庭！这让我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扎实进步，同时在艺术探索中也得到了美好的熏陶和更多的感悟。

我是幸运的，刚进清华大家就选举我当了女生班长，虽然在系里住的时间不算长，但与同学们有着深厚的友谊。环7的男生热爱足球。每次比赛，无论输赢。赛后，总有我这个女生背着吉他，与他们一同去清华南门外的小馆子，用歌声分享快乐与忧

伤。那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1992年夏天，毕业送别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将离校奔赴外地的同学们的发车时间进行排序，整天穿梭于北京火车站的各个月台间，为远行的兄弟姐妹们送行。记得在送班上年龄最小的阿六时，已上了车的他站在车窗前，希望我为大家再唱那首《我爱你，塞北的雪》，性情中的我顾不得月台上拥挤的送行人群，纵身攀上月台间的货物堆，放声高歌。在场的同学无不流下激动的热泪。歌声让曾经激情燃烧的清华岁月，在这难舍难分告别母校踏上征程的时刻，点燃了我们用行动去实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

我是幸运的，在工科院校的最高殿堂，培养了踏实自觉的学习能力，塑造了严谨求实的做事作风。特别是一场场演出或活动的组织协调，锻炼了我良好的团队意识与沟通能力，也使我具备了遇到困难能乐观面对、遇到问题能独立思考、需要帮助能协调资源的能力。

我在外交部的成长轨迹比较简单，作为专业技术类干部，工作始终是围绕着驻外使领馆的建设，它覆盖从立项、设计、招标、采购、施工到验收及后期物业的全程管理。值得骄傲的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期，我赴港参与建设驻港公署，这一主权回归标志性建筑的现场管理工作，并有幸见证了香港主权回归的全过程；在欧洲金融风暴中，冰岛面临国家破产，我带领团队抓住机遇，全程调研、考察、谈判，关注几经曲折，在